

扫房子

■闫荣金

老话说: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这话一点儿不假。

昨天去超市,过年的氛围愈加浓郁。红红的灯笼和年画耀眼夺目,走亲访友的各式礼盒琳琅满目。一名卖吸尘器的营业员热情地拉住我,推销年底大扫除神器。真让人感叹如今的科技发明真是方便不少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过年前扫房子的场景。

我老家的农村有“腊月二十四,扫房子”的说法。母亲是个很讲究节庆习俗的人。每年这一天,我一大早被母亲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拽出来,匆匆吃过早饭,就开始了全家总动员的伟大工程——扫房子。

那时可没什么除尘神器。不过是提前一天将平时的笤帚加绑一截两米多长的竹竿,这样就可以扫到房顶了。

全家人先把屋里能搬动的家伙什儿都搬到外面去。那个笨笨的、重重的、长长的黑色老堂柜,也被父亲和母亲连拖带推地一点点挪到了院子里。零散的小东西由我和姐姐一点点搬出来。

屋子腾空后,平时拥挤的小屋立马变得大了不少。放衣柜的地方露出原有的灰白色墙壁,与锅灶上方的黑色墙壁形成鲜明对比。被褥摊晒到院子里,睡觉的大炕成了光溜溜、硬邦邦的土台子。

记忆中的春晚

■许海龙

春节,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。而春晚,就像是这个节日的一场盛大庆典,为每个家庭奉上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。对于许多人来说,春晚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,更是一种情怀,承载着我们对过去一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。

小时候,每到除夕夜,全家人总会围坐在电视机前,一起观看春晚。那时候,我总是早早地吃完年夜饭,然后迫不及待地坐在电视机前,等待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。春晚的节目丰富多彩,有歌舞、小品、相声、杂技等,每一个节目都让我如痴如醉。而那些经典的小品,更是成为了我们家茶余饭后的谈资,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愉快的夜晚。

对于我的家人来说,春晚更是一个团聚的时刻。每到除夕这天,无论是近在咫尺的我,还是远在他乡的弟弟妹妹,我们都会想尽办法赶回家,一起吃年夜饭,一起看春晚。在熬夜守岁的一整晚中,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,感受着家庭的温暖和力量。春晚就像是一个

父亲和母亲系着围裙,披着旧衣服,戴着大草帽,一人扛一个长长的大笤帚钻进屋里扫房子。里面传出一阵阵“噼里啪啦”的笤帚碰墙壁的声音,灰黄色的灰尘一个劲地往外冒,尘土味儿飘进鼻腔,呛得人直咳嗽。

这是扫房子最艰苦的环节。他们在里面到底怎样一人挥舞一根长长的笤帚与一年的尘土“作战”,我也不清楚。因为母亲从来不让我们进屋。我和姐姐只负责衣柜、箱柜的擦洗。母亲说,“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就行了”。

那时我家住的是土坯房,墙壁、地面、大炕都是黄土,房顶的木头檩条和草席子都裸露着,再加上平时在堂屋烧火做饭,烟熏火燎,一年下来积攒不少尘土。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,即使条件再差也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干净。所以每年腊月二十四这天都要扫房子迎新年。

现在想来,当时我们都太不懂事。父亲和母亲在里面挥汗如雨,我和姐姐却在院子里开心地翻箱倒柜开“盲盒”。

平时被母亲上了锁、塞满宝贝的大堂柜,每年只有这一天能重见天日。也只有这时,被母亲珍藏的宝贝可以对我们无限开放。这可让我们开了眼,里面有姐姐和我出生时穿过的小衣服,有放得过时的却崭新旧式大

人间烟火

衣。有时还能翻腾出几块被母亲藏忘了的奶糖,这可是意外的惊喜。

当然这都不是重点,最大的惊喜是母亲藏起来的蛋糕被我发现了。我用鼻子寻着味,发现了母亲藏在衣柜里的一大包鸡蛋糕。鸡蛋糕用草纸里三层外三层地裹得严严实实。姐姐调侃:“这你都能发现,狗鼻子吗?”我们拿起蛋糕就囫圇吞起来。

一会儿,父亲和母亲像土人一样,一前一后从屋里钻出来。也许心虚作祟,我和姐姐赶紧拿着鸡毛掸子跑去弹掉母亲和父亲身上的尘土。

下午,屋里烟散尽,尘埃落定,屋子变得清爽干净。赶在太阳下山前,院子里的家具要各归各位,一一重新收拾进屋里。此时母亲才发现了蛋糕被盗。我和姐姐滚到了重新铺好的松软干净的大炕上,佯装睡着。经过太阳烘烤的被褥此刻暖烘烘的、软绵绵的,真叫一个舒服,很快便真的睡着了。

现在,我们住上窗明几净的楼房,我也再没有机会参与扫房子了。但怀念过去的事情,也许这才叫迎新年吧。按传统约定俗成来安排每天的活动,每件事都是为迎新年做准备。就像这饱含着浓浓年味的扫房子,扫除一年的尘埃旧土,摆脱一年的穷困晦气。用干干净净的屋子、舒舒服服的心情迎接幸福祥和的新年。

生活手记

贴张年画好过年

■吕峰

年画是新年的眼睛,又被称为喜画,饱满祥和,流光溢彩,让年充满了喜庆味、人情味。

在老家的年味中,年画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进入腊月,年味就开始滋生蔓延。此时的集市被装扮一新,大红灯笼高高挂着,一串串拥挤着。一幅幅的年画让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,穿梭如织的买年货的人们,摩肩接踵,热闹非凡,脸上则荡漾着喜悦、幸福,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与享受。

春节前夕,家家户户忙着打扫卫生,里里外外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,室内、门上、灶前都张贴年画,简陋的居室因此鲜亮起来,洋溢着浓浓的节日的气氛。悬挂、张贴年画是辞旧迎新的分界线,也是欢乐祥和的里程碑。纵然家里拮据,年画是一定要买几张的,买了、贴了,家才是家,年才是年。走在村子里,漫天遍野都是喜庆的画面。

年画分神像画、吉祥画、戏文故事画等,每幅年画都流传着一个故事,成为见证历史、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,如《和合二仙》《老鼠娶亲》等。每一幅年画都花花绿绿的,桃红、绯红、天蓝、钴蓝、天青、水绿、葡萄紫、柠檬黄等色,在一张纸上汇聚,耀人眼目。

年画的花样再怎么多,一对门神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门神可驱邪迎祥,护佑全家平安。门神的传说,最早见于《山海经》,晋代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道:“贴画鸡户上,悬苇索于其上,插桃符其旁,百鬼畏之。”东汉时转变为驱邪的说法。每一种说法都是美好的,藏匿其中的故事都是美好的,传递的期盼亦是美好的。

寓意吉祥的《莲年有余》年画也是不可少的,象征着人丁兴旺、丰盛有余。画面中心是一个白胖小子,穿着大红肚兜,胸前佩戴如意长命锁,手持盛开的莲花,怀抱红尾黄鳞的鲤鱼,模样欢笑可爱。莲花、鲤鱼都是吉祥之物,寓意也美。一幅画里蕴含着无限的憧憬,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。

买年画买的是心情,贴年画却能贴出过年的气氛。贴年画前,父亲要将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打扫一番,我端着一小盆糨糊跟在他屁股后头。父亲的样子很虔诚,不像是在贴年画,而是把生活的希望全部贴在那一扇扇不大不小的门上。贴上过年画、春联的屋子,洋溢着温暖的气息,流淌着合家团圆的幸福,哪怕小院拥挤狭窄,年的味道也被渲染得醇厚香甜。

春联是父亲写的,或者说大半个村子的春联都是他写的。不管是谁,父亲一样热情,一样对待。我也跟着凑热闹,帮着裁纸,帮着把写好的春联铺平、晾干墨汁。乡亲们拿着春联,像怀揣着珍宝,满意地走了。父亲贴春联时,边贴边说:“春联要贴得正,做人也是如此,从小要站得直,走得正。”我当时对父亲的话似懂非懂,却记住了,一直记到现在。

老家在贴春联、年画的同时要贴五福,一种用彩纸镂空,里面用刀刻出花纹及祝福文字的长方形纸制品。五福多贴在春联横幅的下面,迎风飘动,煞是好看。年画、五福、春联贴好了,触目之处,皆喜气洋洋。在雪的映照下,一个火红的年彻底燃烧起来,暖遍每个人的心窝。

一张张年画如一缕缕春风,让平淡的日子有了斑斓的色彩,也给辛苦奔波一年的人无限希冀。很少有人计较年画的内容细节,在意的是它带来的新气象、新色彩,夸张的也好,渲染的也罢,每家每户都喜气洋洋。因为有了年画,即便春节过去了很长时间,喜庆的气氛、快乐的心情仍长久地延续。哪怕随着时间的推移,那些画儿褪色了,也无人在意。

念念不忘



纽带,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春晚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。技术的进步为春晚带来了更加绚丽的舞台和更加精彩的节目。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,春晚也更加注重与观众的互动,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,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节目中来。

从1983年到如今四十多年间,春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它不仅仅是一场晚

会,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。无论岁月如何更迭,春晚依然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,与家人一起分享快乐和感动。

春节将近,回忆起那些年的春晚,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激。它伴随着我成长,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。那些除夕夜的春晚故事,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,点缀在我记忆的天空中,永远熠熠生辉。

【贺新春】

已把旧枯换蕊新,
闲拥鲜花早报春。
谁说岁月催人老,
我喜花香君可闻?
——赵福永

【素心向年】

我倒是觉得,人须持有一颗素心。素心即本心,本心即初心。喧嚣纷扰的凡俗尘世,人与人之间免不了衍生各种是非,困扰纠结在所难免。但内心简单朴素的人却能够远离是非漩涡。
——舒添宇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母亲的年】

母亲一年四季都是忙碌的,但快到过年的时候,她会更忙,整个腊月,母亲都在洗洗涮涮,忙碌不停。母亲的年,是忙碌的身影,是勤劳的汗水,是温暖的炊烟,是满意的笑容,她带给我们的是快乐、甜蜜、难忘的过年的记忆。
——梁惠娣